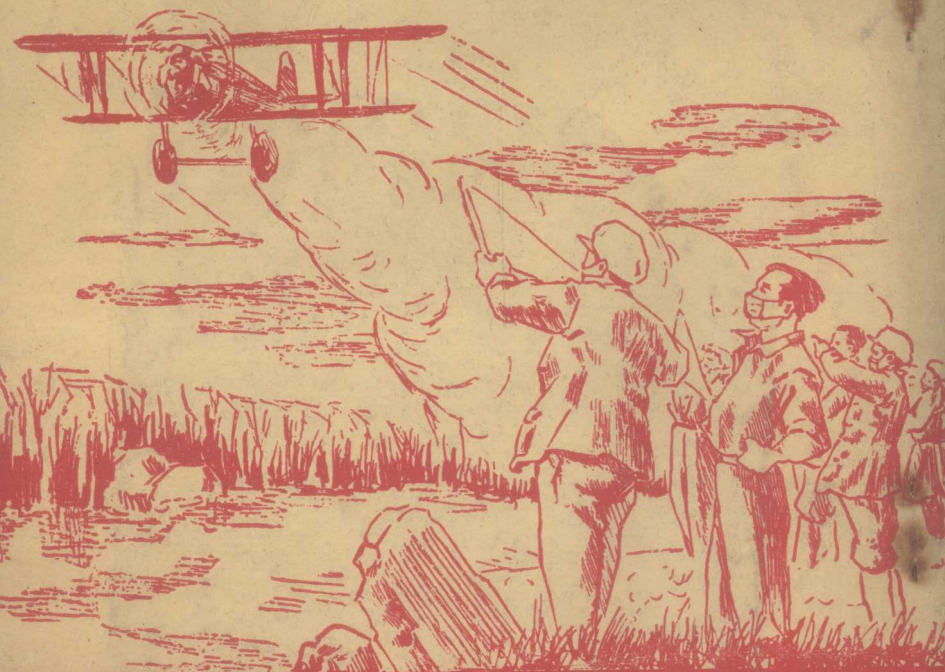


治蝗四十天

赵 江



西北人民出版社

治 蝗 四 十 天

戰 士 作 品

趙長江作 趙 勵插圖

西 北 人 民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四 年 · 西 安

715.8
598



書號 0544 32開 9頁 11,520字

治蝗四十天 (戰士作品)

作 者：趙 長 江

插圖者：趙 勳

出版者：西 北 人 民 出 版 社
(西安西五路138號)

印刷者：西安新華印刷廠第一廠
(西安市西郊小土門)

發行者：新華書店西北總分店
(西安青年路乙字103號)

1—5,000 1954年6月第一版

定價：(甲)800元 1954年7月第一次印刷

編者的話

新疆博斯騰湖裏的治蝗工作是十分艱鉅的。湖的深處從沒有人去過，原始葦子秋天倒下，春天又長出來，年代一久，壘成了幾尺厚的葦墩，葦子根又把它們連結起來，漂於水面。湖裏沒有路，參加治蝗的戰士就要踏着這些葦墩走。夜裏露宿在葦墩上，碰到雨天，上面雨淋，下面水泡，幾天吃不到飯，就打魚燒着吃。有時甚至迷失在湖裏五六天吃不到東西，外凍內餓，但戰士們從來沒有怨言，他們記着的格言是「向困難低頭，就等於向敵人投降！」他們就是以這樣偉大的英雄氣概艱苦奮鬥了四十天，消滅了三十多萬畝地的蝗蟲，勝利地完成了治蝗工作。「治蝗四十天」就是描寫這一鬥爭過程的。

本書作者趙長江同志是解放軍某部戰士，他出生在一個貧苦的農民家裏，小時候只念過五個月書，到一九四七年參軍時早忘光了。一九四八年以後他開始學習認字，慢慢才能看一些簡單的文件和書信，直到寫這篇文章的前兩個月，他讀起報紙來都還很吃力。但是因為他有毅力，很頑強，他寫這篇文章的時候，雖然遇到很多困難，都一一克服了。在寫作期間，他一面要參加緊張的學習，一面又要寫作，整天沒有一分鐘休息的時間，夜裏曾經寫的昏迷過去，緩過來後仍繼續寫。他終於寫成了這樣一篇樸實的報導。

出發

太陽像個火蛋蛋，晒得人們豌豆大的汗珠，順着臉蛋往下流。治蝗大隊的行列，在曲折的羊腸似的道路上，向着下拉蘇木前進。大路上，汽車馳過來馳過去，拉行李的車夫吆喝着大馬，從塵土裏躲開，大家正欣賞着草灘上的喇叭花，忽然前面有人喊：「同志們加油啊，快到啦！」李守仁看着前面高高的白楊樹，鼓勵着大家。

剛過開都河便橋，出現了幾間土房子，和一座紅色的喇嘛寺。站在寺上望去，四面全是茂茂草灘。

治蝗隊的同志們在樹陰下乘涼。這時一個身穿花裙和汗袂，腳登長腰皮靴的維族姑娘，把一桶開水提在人羣跟前一放，熱情的說了幾句維族話，就站在一旁，目不轉睛的瞅着大家。「這是給大家送來的開水，喝吧！」翻譯說。大家抽着烟，喝着水，眼睛瞅着這位熱情的姑娘。「同志們快喝呀，準備出發了！」隊長李振起向大家喊。

治蝗隊再往前走，連個蒙古包也看不見了，叢密的綠草遮蓋了一切，草灘上增加了一條條的溪水，大車陷下去費好大勁才能拉上來。同志們再不敢離開大車單獨行走了。

蚊子漸漸多起來，再聽不到牛虻的嗡嗡聲了。「同志們，快到了！過了那道河，就接近博斯騰湖邊了。」陳參謀和測繪員站在碱土梁上，用望遠鏡望了望遠處，又說：「那幾棵樹下就是咱們住的地方。」這時前面的大車忽然陷進河中間拉不出來了，眼看太陽就要落山，大車拉不出來可怎麼辦？同志們都很着急，連衣服都顧不得脫，就跳進齊腰深的水裏，死勁地

推大車。「嘩啦！」「轆轤轆！……」大車拉出來了。「哈哈！咱們的大腿可洗白啦。」大家高興地喊着。大車趕到榆樹底下，大家把行李卸下來，沒等吃飯就忙着拾掇睡覺的地方，準備露宿。

這地方北面是條大河，東、西、南三面都是望不到邊的葦湖，各種鳥唱着自己好聽的歌兒，雪白的仙鶴呱呱地叫着，飛機似的蜻蜓一串串的飛在葦荻桿和葦桿上，蚊子就像餓狼似的吸着同志們的血。深夜裏，一陣陣輕風吹來，涼爽極了，蚊子也沒有了，同志們這才呼呼地睡熟了。

查 卵

「起牀，起牀！」隊長李振起喊同志們。「好美呀，好美！」同志們爬起來打着呵欠，伸着懶腰，呼吸着新鮮空氣，也欣賞着葦湖裏優美的景緻。隨後，隊長把大家召集在一起講道：「同志們，吃過飯就要開始工作。這是個艱苦、細緻而光榮的任務。困難是有的，但困難擋不住我們！戰爭已經把我們鍛鍊成不知啥是困難了！因此我們敢肯定的說：這次的任務，我們一定能完成，並且能完成的很好。」他接着說：「我們都是第一次幹這工作，過去誰也沒見過，這就要摸索着幹，在裏面找經驗。今天是頭一天，一個班派一個人，叫老鄉帶路先去探探，其他人在家打點柴，把房子（蒙古包）搭起來，明天再全部出去工作。」隊長的話還沒收尾，「我去，我去！」的聲音就嚷成一片了。把各班派出來的人留下以後，其他人就解散了。「你們去了要小心點，不要掉在湖裏，要緊的是把情況帶回來，不懂的要多問老

鄉。」隊長詳細地囑咐着。

隨吃完飯，還有個把人在刷碗，陳參謀便在一旁督促同志們：「走呀，走呀，晚了就回不來啦！」大家走了沒一百公尺，就踏進水淹沒腳面深的葦湖區，踩着像刀刃似的蘆葦樣走，越走水越深，一不小心，腳一滑就會掉進水洞裏去，要不是老鄉領路，一步也不敢走。頭一天沒敢走的太遠，只到達烏斯湖附近就工作起來。這裏接近蝗區邊，水多乾地少，大半天才找到坑大的一片乾地，地上沒有一點兒土，全是結在一起的細葦根和多年燒成的蘆葦灰，一坎土鏟只能挖一寸多深。李守仁「察」地挖了一坎土鏟，拾起來用手掰開一看，喊着：「有呀！」他這一喊，大家全圍上來。呵！一寸長，一個個卵子連在一起，和小黃穀穗一樣。李守仁掏出小本，「嗤啦」撕下一片紙，把卵塊包起來，裝在上衣小兜裏。他們又查了幾個地方就回來了。

當他們回到住地時，五六個蒙古包搭起來了，同志們都忙着跑出來問：「發現蝗卵沒有？」李守仁掏出小紙包來，遞給隊長。隊長打開紙包看看，同志們像一窩蜂似的圍攏上來。「趕快換衣服吧！」隊長看着他們那泥漿衣服說。

第一次還沒有取得多少經驗，只介紹了水洞多，葦槎厲害等情況，並且告訴大家查卵的時候不要挖深了，一寸多點就行，可要仔細地檢查。

第二天全體出動了。每個班帶一把坎土鏟，一個老鄉當嚮導。各班就奔向各自被指定的地區。那有路走啊，只是「嘩啦！」「嘩啦！」地淌着水。「用桿子探探有多深。」葉萬鳴看着水洞說。「哦，沒有底呀！」孫瑞山探了探臉盆大的水洞，驚訝地說。忽然「唉呀！」

一聲，孫瑞山掉進水洞裏去，他的臂被葦墩架着，兩手抓住葦子直叫；大家急忙跑過去，把他從水洞裏拉出來，他的腿被葦槎扎得鮮血直流，大家忙給他拿毛巾綁紮起來。鄉好後，同志們又繼續前進了。剛走過一塊乾地，拜建五同志拿着坎土鏟，「叭」地挖了一下，一看就嚷起來：「唉呀，有兩窩！」「等一下！量一平方公尺再挖，看看到底有多少。」葉萬鳴班長說。拜建五量了一平方公尺就挖了起來。同志們拿起砍下來的土塊一查，就「我三窩，」「我十七窩，」「我三十一窩，」地嚷起來，最後，集在一起，一平方公尺一百四十八窩，一窩是四十五至六十個卵子，「天呀！一平方公尺就有好幾千蝗蟲，要是吃起莊稼來怎麼得了啊！」李法合驚訝地說。

溫暖的南風，掀起了湖水的波浪，波浪撞擊得葦墩「嘩嘩」作響。同志們淌着水正往前走，忽然「噗啦」一聲。「有魚！」芮玉琦喊。孫瑞山對準魚「叭」的一桿子，魚到水面了，肚子朝天的漂着。就在這一個水洞裏，一連打了五條一斤多重的魚。「同志們，現在下午三點了，咱們休息一下，吃口饅回去吧！」葉萬鳴見太陽已偏西了，就這樣招呼着大家。「對，咱們燒魚吃吧，這不是好菜嗎。」孫瑞山提議說。於是大家動起來，挾葦子的，開魚肚的，燒火的，一會兒就把魚燒熟了。「真好吃，比肉還香呢！」同志們吃着自己打的魚，高興地說。這時葉班長笑瞇瞇地說：「同志們，咱們往回走吧。」大家離開了這片乾地，又「嘩啦嘩啦」地往回淌。

經過十三天，我們在八萬多畝的面積上完成了查卵工作後，各班又在原來的地區開始查蛹了。

蘆葦漸漸高起來，稠密的葉子，擋得同志們越看不到路了，走起來只能聽得「呼嚕呼嚕」的劈葦子聲和流水的混合聲。「野豬，野豬！」孫瑞山驚訝地喊。大家一看，真的是四隻大野豬，門牙像錐子似的伸在外面，足足有三寸多長。大家齊聲喊了起來，嚇得野豬不要命地飛跑。

同志們剛淌過達烏斯湖，接近喇嘛克湖時，便聽到喇喇的響聲。抬頭一看，葦子都被壓彎了，蝗蟲拚命地啃着葦葉；同志們用胳膊一揮，蝗蟲從葦子上摔下來，就遮蓋了水面。

「三齡啦！」朱華民看着抓到手的蝗蟲說。同志們又走到一片剛退了水的地方，腳一踏，「撲嗤嗤」地冒出水來，踩在腳下的蝗蟲，也一命歸天了。「數一下，看看一脚能踩死多少？」葉萬鳴說。「一百零一個。」陳安民數了數自己踩死的蝗蟲報告道。同志們才查到喇嘛克湖邊，信號旗便用光了，可是蝗區還沒個頭。

第二天，葉萬鳴帶着一班人，由一位老鄉領路，坐着小卡盆船順着開都河下游，穿過達烏斯湖、艾澤湖、喇嘛克湖，直向南山根駛去。湖面寬闊，湖水澄清得像一面天然明鏡，大頭魚一羣羣的圍着船游來游去，誰都想打上幾條來吃，可惜沒有網。

在一個大湖汊子上，船靠岸了。西南面是一望無際的大葦湖，葦葉全被蝗蟲吃光了，只有光禿禿的葦桿挺立着，被風吹得搖搖晃晃。蝗蟲都挪地方了，只給地上留了二寸厚的屎。

「唉呀，四齡了，正是撒藥的時候，如果再遲，一起飛那就糟啦。」同志們着急地說。



吧。」葉萬鳴給划船的同志說。船一靠岸，大家才舒了口氣站起來。「同志們！今天不能回

去了，我們就在這裏住一夜吧！」葉萬鳴向大家說。同志們齊聲喊道：「同意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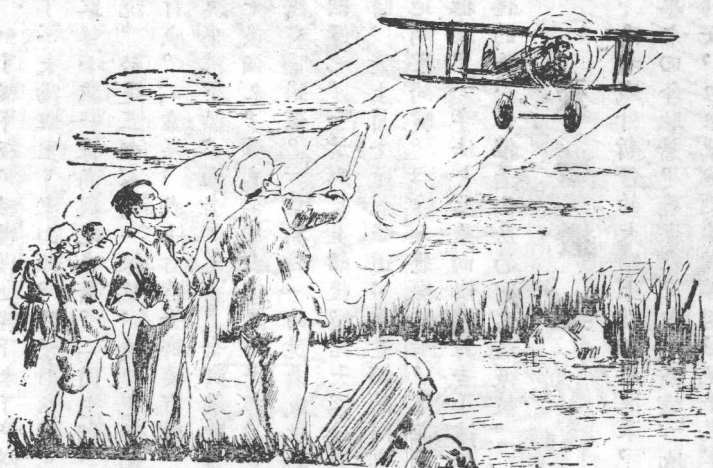
夜裏，凍的人渾身發抖，又怕家裏的同志和首長着急，就越發睡不着覺。有的人唱起歌來：「對面山上的姑娘，你為……」歌聲在靜靜的夜空裏飄蕩着。

太陽還有一竿子高，忽然烏雲從四面八方湧上來，剎時遮住了太陽，風颳得湖水和葦子嘩嘩地吼叫。同志們見勢不對，坐上船急往回趕。風越颳越大，浪頭打得小木船「嘮嘮嘮」地響，小船在水中晃蕩着，同志們的衣服都被浪花濺濕了，搖槳的同志使勁地划着。「同志們坐好，不要動彈。」划船的同志向大家叮嚀着說。等船划到艾澤湖和喇嘛克湖中間的一個兩丈多寬的湖汊上時，天已經黑了，呼呼的大風吹得船再也不能前進了。「靠岸

到了後半夜，風慢慢地停下來了。稀稀拉拉的幾顆星斗在天上一閃一閃的，東方漸漸發白了；太陽爬上了東山頭。陽光射在同志們的臉上，覺得特別溫暖。「啊！太陽出來啦！」大家像小孩一樣高興地喊着。「同志們，咱們趕快走吧，多待一會兒多挨餓。」葉萬鳴向大家說。於是三個人划一根槳，嗖嗖地往回趕去。剛入開都河口，就看到前邊有幾個維族老鄉在打魚。「靠岸，我去看看老鄉要有饅，先買他幾個來。」葉萬鳴滿懷希望地說。船靠岸了，葉萬鳴跳下船，向老鄉走去。老鄉聽他說同志們已經兩天沒吃東西了，忙把自己帶來的饅拿出十幾個來。葉萬鳴掏出錢來給老鄉，老鄉說什麼也不要：「同志，你們為我們挨了餓，吃個饅有啥關係。」葉萬鳴一面說着感激的話，一面硬塞給老鄉一萬二千元。「來，一人先吃一個饅吧。」葉班長上船後，給大家分着饅說。大家吃着饅，划着船向回走。當他們到了住地時，衛生員老遠就喊道：「查蠅的同志們回來了！」蒙古包裏的同志們馬上都跑出來，親熱地問寒問暖。「昨天飛機來啦，落在飛機場，蘇聯專家還來這裏看了看，說兩三天內就開始撒藥。」李法合急着向他們報告了這個好消息。「老蔣，趕快下蠅條！」隊長看着同志們疲倦的臉，忙催着伙房的同志給做飯。

飛機撒藥

馬者城外新修的大路上，煙塵滾滾，嗆得人們一股勁兒的打噴涕。載「六六六」藥粉的汽車來回奔馳着。飛機在天空「嗡嗡」地旋轉。一個穿着繡花長袍，腳登牛皮富子的蒙族中年婦女，匆匆地跑到治蝗隊來，她手裏拿着蝗蟲，朝同志們說了一陣。「她們包穀地裏有了



蝗蟲啦，要求撒藥的時候先在她地裏撒，快把蝗蟲滅掉。」翻譯向同志們翻了她的話。隨後，治蝗指揮部來了命令：「五月二十九日下午五時進行撒藥試辦，所有人員全部參加。」

第二天，同志們早早吃過下午飯，就在住地附近擺起了信號牌。趁飛機沒有來，大家就捉起蝗蟲來，研究牠的種類——什麼樣的是羣居，什麼樣的是散居，什麼樣的是亞洲飛蝗等等。不一會兒，蘇聯專家和翻譯以及參加治蝗的八一農學院張教授，每人騎着一匹馬跑來了。專家一到就問信號擺好了沒有，過後就打馬向十公尺遠的信號牌跑去。

「嗡嗡……」「飛機來啦！」同志們新奇地望着飛機在狂喊。剎時信號牌一擺，「嘎啦嘎啦」，飛機從頭頂五公尺的高處飛過，駕駛員看得清清楚楚。「六六六」藥粉從飛機肚子下噴射出來，形成一面扇子形狀。一下子過去，二十五公尺寬的白霧，隨着飛機聲的遠去落在

地上。附近的老鄉們也騎着大馬興高采烈地看着。他們看着飛機一會兒一趟，一會兒一趟，二百公斤藥粉不到十分鐘就撒完了，不由伸出大姆指頭說：「牙克西，牙克西！」（好的意思）一個蒙古老鄉高興的直跳。「嗡嗡」，信號牌呼的一擺，「嘎啦」飛機又飛過去了。專家看見同志們不大會擺，藥粉落了滿身，恐怕他們中毒，忙跳下馬淌過漫膝蓋的泥水，從一個同志手裏接過信號牌，親自擺了幾趟。隨後，他把信號牌原交給那位同志，叫同志們照他那樣擺信號。臨走時，他還親切地問同志們：「你們還有不明白的地方沒有？如果有不明白的就問。」就這樣，蘇聯專家教會了同志們指揮飛機撒藥。

六月四日全面展開了撒藥工作。三日吃過早飯，同志們就攜帶行李和工作用具，直向艾澤湖進發。葦子已經沒過了人頭，四下裏都是大小湖泊，蚊子圍着同志們叮，用手在肉皮上一打，就是一片血，大頭魚在湖裏快活地游來游去。到達目的地時，天已黑了，仰頭一瞅，密密層層的大小星斗，直耀眼睛。湖水的波浪，衝激得飄在水面上的葦墩顫悠悠地直搖晃，「這比鋼絲牀還美呀！」同志們露宿在這葦墩上，高興地說。

大家正蒙着被露水打濕的被子呼呼地睡覺，忽然聽見隊長喊：「快起床，飛機要來啦！」同志們聽說飛機快來了，馬上就翻起身來，各向自己的信號牌淌去。湖裏六月的早晨，比乾地上的二三月還冷。同志們撥開蘆葦向前淌着，露水像雨點似地從頭頂往下洒，凍得同志們上牙和下牙直打戰，臉都發了紫。好不容易淌到信號牌跟前，還沒顧上抽支煙，飛機就「嗡嗡……」地從下拉蘇木飛來了。剎時信號牌一伏一起，飛機就按照指的方向飛來飛去，好像一隻小燕子似的伶俐。

上午九時，飛機撒完藥後，猛地飛上高空，把牠的翅膀搖晃了幾下，表示上午不來了。

「同志們！回去吃飯呀！」葉萬鳴大聲喊着。「這藥效力真大呀，剛撒過就死了這麼多！」大家見撒過藥的地方，死蝗蟲遮蓋了水面，高興地說。詳細檢查了一下，死亡率達到了百分之八十，有的渾身發黑，像吃了煙袋油子的蛇一樣，有的乾蹬腳不能動彈，也有個把子一蹦一個筋斗的，看樣子也活不了多久。同志們淌着水，都為自己的工作成績高興，把肚子餓早忘掉了。忽然眼前出現了一個大湖，太陽照在水面上，水面發出銀白的光輝，耀得眼睛發花。「噢！這是走到那裏了呢？」張清堂發愣地說。「糟啦，咱們走錯路了！」葉萬鳴肯定地說。於是大家又順着原來的路往回淌。

下雨點了，但同志們連口水都還沒喝，淌水又費勁，餓得人眼裏直冒火星。矮個子的葉萬鳴，在葦湖裏顯得個子更矮了。他在前面領着路，順着來時踏開的羊腸小道淌着，大家跟在他後邊，誰也沒抱怨誰。返到信號牌跟前時，太陽跑到正西面去了，「同志們，撒藥的時候快到了。可是……」葉萬鳴說到這裏，看了下同志們疲乏的臉，接着說：「大家都餓的夠受，可是咱們回去吃了飯再來，就要耽誤飛機撒藥。大家研究研究怎麼辦？」「怎麼辦？餓不死就要完成任務！」李守仁堅定地回答。大家隨着李守仁的話，異口同聲的說：「幹！幹！幹！」於是同志們挺起疲勞不堪的身體，又拿起信號牌工作起來了。

沒大一會兒飛機就來了，同志們就又忙個不停。正在這時候，留在宿營地的同志們，帶着饅頭來了，大家樂的直跳起來。

一天中午，同志們撒藥回來吃着乾饅頭，牛虻爬在身上，立刻就叮起杏仁大的疙瘩。

「太癢癢呀，」韓興才說着，就跳下了湖，同志們跟着他也撲嗵撲嗵地跳了下去。大家在湖裏正玩着各種花樣，什麼仰鳧，立鳧，狗抱鳧，真是「八仙過海，各顯其能」，忽然，一隻小木船箭似地馳來，嚇得湖裏的水鴨飛跑了。蘇聯專家好像艦長觀察情況一樣地站在船頭。專家隨下船，就了解情況。同志們把新發現的蝗區告訴了他。專家一聽發現新蝗區，又看了看同志們疲勞的臉和刺爛的衣服，把大拇指翹得高高的說：「好！」專家看了同志們生活的情形後，立刻要到新蝗區去檢查。「今天晚啦，不能去了，又沒帶蚊帳和鏟，還要淌老遠的泥水呢！」隊長關心地說。「不行！打仗的時候，幾天吃不上飯，還不是在泥水裏爬來爬去！一定要去！」專家堅毅地說。同志們看到專家這種不怕困難，熱情幫助我們的工作精神，都深深地受到了感動。

最後一次撒藥

說也怪，不知那裏來的那麼多蝗蟲，撒完一塊又出現一塊，湖裏工作的同志們，把一個連一個的報告送到指揮部去，指揮部的負責同志，急得猛往省裏打電報，要求增加飛機。中央的、西北的、迪化的、部隊的及專署的攝影員們，都急忙趕來照像；新聞記者和文工團的演員也趕來搜集材料……。不久飛機增加了三架，運藥粉的汽車，整天跑個不停，搬運東西的民工把鞋底都磨透了，專家、指揮部的負責人，不分黑明的東奔西跑……。下拉蘇木這個人烟稀少的地方，簡直變成個繁華的水旱碼頭了。

四架飛機一撒藥，同志們工作就越艱巨了，三四十個人要分四處擺信號。李守仁同志和

和碩縣政府的張雲華同志，專負責檢查蝗蟲死亡率的工作。他二人帶了三個饅饅，奔艾澤湖二班擺過信號的地區去了。

有的班已經完成任務回來了，有的班在這一半天將要完成。可是見不到李守仁和張雲華同志回來報告情況和取饅饅。有的人開始懷疑他們是迷失方向了，也有的人說他們兩個可能找信號班去了……但到底怎麼回事，誰也鬧不清楚。

李守仁和張雲華在艾澤湖西南面檢查了蝗蟲的死亡率往回返時，突然眼前出現了一個大湖，擋住了他們的去路。「走錯了吧？」李守仁說。二人愣了一下，又朝另一個方向鑽去。可是越鑽水越深，葦子越高，鑽着鑽着又出現了一個湖。「唉呀，這走到那裏來啦！」張雲華看着前面澄清的湖水，喪氣地說。他們已經迷失了方向，不知向那裏走好，只得不由自主地朝另一個方向鑽去。二人好像剛入籠的小老虎，硬着頭皮猛撞，整整走了個五角星，但總是走不出來，而且越走越昏了，一片白花花的水，在他們眼前晃來晃去。

當高山遮住太陽的時候，他們摸到了二班撒藥時住過的地方，鋪的葦草還沒有動，他二人歡喜極了。「夥計，歇歇再說吧。」李守仁鬆了口氣對張雲華說。他二人稍喘息了一下後，覺得又餓又累，身子也起不來了。李守仁仰望著天空，雲彩漸漸向上湧來。他想：「兩個人吃什麼呢？」他用盡氣力站起來，在原地轉了幾個圈，尋找二班丟下的吃食。他拐着腿找了半天，才找到四五個爛了的紅蘿蔔，一人啃了兩個，就當了一天的飯。

烏雲佈滿了天空，黑的伸手不見五指。水牛的叫聲和狂風混合在一起。二人擠在一起，一步也不敢動了。不大一會兒，「轟隆隆」的雷聲，夾着一道刺目的閃電，震得人難受。

「壞啦，老張，雨來了！」李守仁聽到雨點打得湖水「叭啦叭啦」響，對張雲華說。雨越下越大，好像故意給他們為難似的。想避避風雨吧，四面都是茫茫的葦湖，兩人只有一條二尺寬五尺長的褥子，蒙頭吧顧不了腳，蒙腳吧顧不了頭，只好靠得緊緊地坐在一起，把褥子頂在頭上。但是，喇喇的大雨，一會兒就隔着棉褥澆到頭上了，凍得兩個人縮成了一團。「真他媽的倒霉！」張雲華失望地嘆了一聲。李守仁見他情緒不對頭，暗想：「志願軍同志們說過，『向困難低頭，就等於向敵人投降！』再說自己在戰爭時期，什麼苦都嚐過，今天還能向這樣的困難低頭？不，自己是一個共產黨員！」他轉過頭來對着張雲華說：「老張，咱們今天迷失了方向，又遇上這樣的天氣，的確糟糕，但是，我想家裏人一定會找我們來；就是不來也不要緊，咱們總能想法出去，我們只要熬過這個困難，就是我們的光榮！」於是張雲華的勁頭又鼓起來了。

天一明，果然風雨停止了，但這一夜確把他們凍得夠嗆。李守仁滿懷信念地指着葦子矮些的地方說：「老張，咱們不能在這裏等死，向那個地方走吧！」於是二人挺起疲倦的身體，忘記一切地鑽開了。「唉呀，又是湖！」張雲華絕望地叫了一聲。他們再往回返去，說什麼也找不到昨天晚上住的地方了，只得在湖裏度日。

各班完成任務後，都趕回蒙古包來了，家裏人和回來的人一碰頭，都沒有見到李守仁 and 張雲華。「他們一定是迷失方向了。」隊長根據各方面的情況判斷說。大家聽隊長這麼一說，都着急啦。「趕快派人去找他們吧！」韓興才焦急地說。「我去？那麼大個湖，知道他們在那裏呢！」李法合絕望地說。「陳參謀，你趕快騎上馬去報告指揮部，叫他們先派飛機找一